

开掘名著内在含义 沟通现代观众情感——豫剧《程婴救孤》

观后

刘平

—

近年来，以名著改编的戏剧作品不少，但是，真正在继承名著精神的基础上写出新意的作品却不多。有些作品是以改编名著为名、对名著肆意删改，褻渎、消解名著的精神，甚至不惜改变名著的原义与性质、大量塞进自己的“私货”，以显示其“创新”之意，实在是不可取。在这方面，河南省豫剧二团演出的大型古装豫剧《程婴救孤》（编剧陈涌泉，总导演黄在敏，导演张平）的创作，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。

《程婴救孤》是根据古典名著《赵氏孤儿》改编的。众所周知，《赵氏孤儿》不仅是中国戏曲史上长演不衰的优秀剧目，而且在国外特别是在欧洲也有着广泛的影响。基于此，《程婴救孤》能够站立在今天的戏剧舞台上并得到观众的承认，不能不说是创作者的艺术创造力所使然。

该剧的成功，首先就在于创作者的明确的当代意识。也就是说，该剧的创作者不是对名著进行“支解”后的“拼拼贴贴”，而是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去俯瞰历史，在对名著进行整合的过程中开掘其新意，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创作思路，并通过对名著精神的追寻来展示对现实的思考。《程婴救孤》的创作就十分清晰地展示了创作者的这种美学追求。它是以《赵氏孤儿》为基础重点写程婴救孤，从程婴为“救孤”而忍辱负重到程婴为“保孤”而壮烈牺牲，完成了由《赵氏孤儿》的“大报仇”到《程婴救孤》对民族精神呼唤的转换，使这一古老的悲剧具有了新的含义。

其次，注重人物形象塑造，开掘人性的深层意蕴，增强剧作的文学色彩，也是该剧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。由于创作意识的明确，该剧在剪裁上非常简洁，唯我所用，详略得当，既保持故事的完整性，又使剧作具有一种新鲜感。然而，它不是以“怪”招出“奇”，而是遵循戏曲艺术的创作规律，通过对人物的塑造及对人物内在心态的开掘，展示出一种新意——即深刻的思想内涵。

该剧写得最成功的是程婴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。剧作以平实的手法，从平民化的视角，深入挖掘了程婴在“救孤”过程中的内心情感。当程婴被自己精心养护的“赵氏”孤儿指责为坏人、被公主和魏绛所误解而遭受棍棒毒打时，十六年来为救孤所承受的“灵”与“肉”的折磨——失子的悲痛，抚孤的辛苦，丧妻之哀，遭受世人唾骂的痛苦，一股脑儿涌上心头。当着公主和魏绛的面，程婴打开了情感的闸门，诉说着十六年压在心底的痛苦——

“为救孤我舍去惊哥亲生子，为救孤我妻思儿赴黄泉，为救孤我每天伪装与贼伴，为救孤我身居屠府落不贤，为救孤我遭人唾骂似豚犬，为救孤我忍辱含垢十六年！……自己的亲生骨肉我送他死，别人的孩子我当心肝。……两岁上有一次他把病患，发烧发了整三天。三天三夜我也未合眼，煎汤熬药提心吊胆守在他身边……三天后等他烧退去，我一头栽倒在床前……十六年经历了七灾八难，心头上时刻压着一座山。天天等来夜夜盼，盼望着早日洗去不白冤。”

这段唱把程婴在同邪恶势力进行斗争的过程中，忍受着个人巨大痛苦、精心抚养“孤儿”的心理揭示的淋漓尽致。在程婴身上，不仅具有着坚持正义、疾恶如仇的斗争风采，而且也闪现着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光辉。而该剧的结尾更把人物的这种道德风范与高尚精神推向了高潮。

该剧一改《赵氏孤儿》的大团圆结尾为悲剧结尾，写程婴为“保护”孤儿而惨死在屠岸贾的剑下。这一改动出人意料，对现场的观众的情感产生了极大的震动。它所体现出来的深刻含义就在于：一是拉开了与原著《赵氏孤儿》的距离并深化了该剧的主题、扩展了该剧的思想外延；二是使该剧的创作具有了现

代意识。它警示人们：从古代的忠、奸斗争到今天的正义与邪恶的较量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，这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两大对立矛盾的斗争，有时是很残酷、甚至需要付出牺牲的。所以每个人都不能松懈斗志，要时刻提高警惕。就剧本创作而言，悲剧结尾与程婴这个人物的性格是统一的，它使程婴完成了从“救孤”到“保孤”的内在的（心理的、道德的）与外在的（与恶势力的斗争）行动线，使这个形象更加完整。当舞台的调度把牺牲后的程婴从舞台深处推向观众时，观众分明感到：程婴这个具有着崇高品质和伟大精神的人物，不仅“立”在了舞台上，更“活”在了观众心里，使人久久不能忘怀。

该剧的成功，还体现在导演与表演的艺术功力上。从整个演出可以看出，导演的手法非常简洁、流畅、平实。它是在保持传统叙事的故事性的基础上，强化了人物情感的矛盾冲突。并运用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手法，忽略故事的叙述过程，不重要的情节一笔带过，笔墨非常经济。如交代程婴妻子的死只用了一句唱词——“为救孤我妻思儿赴黄泉”，忽略了“孤儿”的成长经过，写程婴的十六年“抚孤”的漫长过程，只用灯光的一明一暗和人物胡须的由黑变灰，由灰变白来完成。然后使用大量篇幅，浓墨重彩地去塑造人物。如对程婴在“抚孤”过程中内在心态的刻画。而“童谣”的使用，也产生了渲染气氛的强烈效果，尤其是对刻画程婴的性格起到了很好的作用。当程婴舍弃亲生儿子救出“孤儿”后，周围的人不但不理解他，反而辱骂他：“老程婴，坏良心，他是一个不义人；行出卖，贪赏金，老天有眼断子孙”。特别是这声音是从无数孩子的嘴里唱出来时，程婴的心真如刀绞针扎一般。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中，他又无法向任何人诉说，只能把苦水吞进肚里。由此引出来的向“孤儿”诉说家史的戏就格外感人。整台演出很流畅，演员阵容很整齐。尤其是李树建的表演，声情并茂，既激昂刚烈，又如泣如诉，极具情感冲击力，充分体现了戏曲表演艺术的魅力，场内观众无不为之动情。

该剧也有令人不满足的地方。比如，为了追求简洁有些应该展开的戏也被忽略了。如韩蕤的死，就缺少人物的心理依据，匆匆带过，使观众看不太明白。还有，程婴为什么要“救孤”、“保孤”？剧中所讲的理由也不够充分。

厦门大学图书馆